

第三十三回 侯瘸子思得妻忙忙告狀 丹桂姐因著鬼夜夜失魂

藥名詩：

牽牛織女別經年，安得阿膠續斷弦。
雲母帳空人寂寂，水沉香冷月娟娟。
淚拋紅豆天冬後，心苦石蓮半夏前。
滿地黃花落輕粉，當歸何事負金錢。

原來侯瘸子買禮來鮑寡婦家看岳母、媳婦，反被一頓凌辱，回家向親戚們告訴，傍人甚為不平。也有說：「你從幼定的親，誰人不知！現有本夫，無人敢來娶，到底是你的老婆。只是你窮了，娶來不能度日，也是枉然。該央人去和他說，不如招贅進去，與他做二年生活，准算財禮，三年後成婚，到可長久。」也有說：「你丈母嫌貧愛富，既不肯認女婿，定然要嫁個好硬主兒，壓住你不敢告狀。不如趁此機會，先告他個賴婚圖財。一張狀子到了開封府裡，官府再沒有拆散姻緣的。當官領了來，好就留在家裡，如不好，還嫁他幾十兩銀子，也不折了志氣。」侯瘸子氣忿不過，即走去尋開封府前一個寫狀的侯小川，是他一家堂伯叔哥哥，告訴了一遍。小川道：「這狀極有理。咱侯家就沒有人了？白白的著人家賴了老婆去，也抬不起頭來！」即時買了一張紙來，寫道：

告狀人侯朝。告為賴婚圖財事：朝係千戶營侯指揮之子，先年，父定鮑指揮女丹桂為妻，媒禮不欠，有原媒張氏證。今經多年，因父任山西守備，喪後貧窮，意在賴婚轉嫁。本月朝備禮登門，反行凌毆，兩鄰吳大證。坑賴婚姻，律有明條，哀天電審，含冤上告。

被告：鮑寡婦丹桂姐

干證：張氏（係原媒）吳大（係鄰佑）

原來開封府知府姓鄆名元勳，是湖廣人，係杭州將軍蔭子。因年老不能出徵，升在東京開封府。為人七十年紀，生的紅面糟鼻，老而貪酒，見了婦人不分美惡，綽號「老臊狐」。又不識字，斷事糊塗，隨手就忘，以此滿城百姓起一個渾名，叫「烏黑天」。那日抬出放告牌來，侯瘸子隨著眾人進去，遞上狀，有衙役傳了話，說是告丈母賴老婆的。知府大喜，即忙出票拘拿。無非差的張千、李萬，出牌來，隨著侯朝上西河崖大覺寺邊去拘捉。

鮑寡婦娘子自從搬移在三教堂東邊，一面與大覺寺為鄰，一面在書房間壁，又是幾間破壞空房，孤孤恹恹，無人作伴，日逐宅院子裡弄磚弄瓦，不得安靜。又因丹桂姐遭了一場邪魅，弄怕了，夜間怕鬼，只得娘女二人同牀寢歇。這丹桂姐從香玉嫁後，不得信息，時常牽掛在心，每夜聽得那書房裡笑聲歌聲，和那木魚經聲，心裡不住動火，常是二三更天，翻來覆去，睡不合眼。他母親心裡愁著侯家女婿告狀，沒精沒彩，睡的昏昏去了，不管那桂姐長吁短歎，整夜裡心想個情人兒，恨不得早早完了心事。

正是秋盡冬初，夜長晝短，如何捱到天明。正然胡思亂想，似夢非夢，只見一個女子聲音，像是香玉姐一般，在窗外細細叫道：「丹桂姐，你起來，我是香玉，你的妹子。如今金二官人不在家，大娘又往母親家去了，夜裡偷來看你，還有件好事兒和你商議。」慌的丹桂姐披衣起來，穿了鞋腳開門來。滿天月色，只見香玉姐在窗外立著，瘦了許多，臉兒黃黃的，拉住桂姐道：「我有個妙人兒，悄悄的帶你耍耍。」一邊說話間，走到一個大大院子裡。松竹陰陰，迴廊曲曲，好不幽深潔淨。但見一架葡萄，結的垂垂可愛：

三生石上舊精魂，結子拖藤總莫論。

一樹情根原不死，此身雖異性常存。

二人正敘心事，只見屏風後走出一個官員來，打扮的風流，十分俊俏，只有三十多歲。戴著片玉巾，粉底皂靴，月白羅衣，搖金扇而出，笑嘻嘻道：「多謝二位姑娘到此，小生候的久了。」上前挽著手往房裡。那桂姐又喜又羞，才待細問，只見香玉道：「這是金二官人府裡一位相公，和我往來熟了。我因姐姐房裡孤單，使他這裡尋下房兒，就此成其夫婦，免了你日夜憂煎出病來。」於是，穿月白衣的一手摟著香玉，一手拖住丹桂姐，不由分說，抱入房中。只見燈燭光熒，異香馥鬱，三人在一張大牀上，放下帳來，各盡于飛之樂，美不可言。直至四更，雞叫一聲，香玉推醒丹桂，道：「趁著夜黑，送你回去罷。」以後每夜在這裡等你，再不可失信了。」丹桂姐但覺腰酥力怯，蓮步難移，細轉花陰，涼沾曉露。官兒送至園門，香玉扶挽著走至窗外。悄悄進來，見母親睡熟在牀上，還不曾醒，門兒依舊牢關，輕輕的上牀睡了，好不快活。到了天明，母親起來燒水洗臉，丹桂姐曉夢方濃，只覺春心似醉，軟癱了一般，心裡還叫著「知趣哥哥」，合眼不能睜開。直睡至辰後，母親叫起梳頭，只推是一時頭暈，懶待起來。母親那知其故。

如此，每夜三更，便有香玉來叫去頑耍，天明回來，門窗俱不響聲。心中好不疑惑，白日裡想道：「我今夜好歹問香玉個明白，他這個人兒，是那裡湊來的，恰好是我們二人的丈夫？他因何終夜在外，全不回家，敢是這人拐騙他出來，又來騙我不成？待和母親說知，恐怕革絕了這一場趣事，就不好見他了。」等到天晚，母親睡了，夜至三更，窗外淒淒淒淒走的小腳兒響，依舊隔窗叫：「桂姐快來，今夜又有好事了！」不知不覺，又走到窗外。香玉姐和他挽著手兒，向花園裡去了。只見前日這個人兒，在白石幾上，把金尊銀瓶、玉杯牙箸擺在月下。一架葡萄架底，許多美人列坐，四個小優兒箏、豎、笛、管。這個人一手摟過二女，在石幾邊坐下，一遞一口吃酒，一齊唱起：

北粉蝶兒生鶴駕鸞軒，早備下鶴駕鸞軒。猛追思，翡翠軒葡萄家宴。邀幾個翠館紅鴛，隔天風吹笑語還，故家庭院。搖曳著翠袖翩翩，笑踏破行雲一片。

南泣顏回且寶鼎燼沉煙，一樹紅榴光豔。香羅書冷，怎能殼青鳥傳言？海枯石爛，透靈犀一點、情還轉。恨陽台雲隔巫山，借仙槎星返瑤天。

北上小樓生你看那洛陽春色舊芳園，端的是香玉豔藍田。只落得魂消鳴鴉鳥，淚斷啼鴉。西陵分玉碗，北路泣紅顏。恁兩個俊龐兒，恁兩個俊龐兒，隔春風重見相如面。醉葡萄那時，那時流盼，花月好留連。到如今，時移物換，怎能殼鸞膠重續別離弦？

南泣顏回且記荷香葵放豔陽天，風簾翠卷，繡帶紅牽。藏春小塢，月明良夜初圓，角門斜掩，把嬌紅嬌紫溫存遍。墜弓鞋，零落胭脂，分玉股，高懸香茜。

唱到此處，只見那穿月白羅衣人兒眼中流下淚來。香玉、丹桂一陣心酸，把眼淚滴在酒杯裡面。這些美人、丫鬟輪番把盞，又唱：

北上小樓犯生瓊樓排翠翳，金屋列嬋娟。俺只見笙管聲悲，笙管聲悲，酒闌人倦，月缺花殘。俺待要銀燭重燒，銀燭重燒，早紅綃夢短，緜山簫斷，反做了輪迴公案。

北疊字犯且冉冉簾垂銀蒜，急急漏催銀箭。團團的白柳車，冷冷的黃紗幔。淒淒楚楚，早女娘們分散。滾滾見水淨鵝飛，滾滾見水淨鵝飛，早早的人離家亂。點點飄飄，紙錢兒不見，明明是一堆黃土掩香奩。

尾聲合葡萄舊事情猶眷，只怕的隔世夫妻夢不全，今夜裡和你重整風流遠不遠。

唱完，小優和眾美人一齊散去，香玉也不見了，只落了丹桂和月白羅衣官人，手挽同心，舌分香唾，酒興浸透春心。丹桂自覺難禁，解開底衣，和月白衣人兒在葡萄樹下，使一條白紗汗巾，斜分其股，恣意取樂。（以下刪節39個字）只見月白衣人解開綾巾，扶他睡入帳中。那丹桂昏迷不醒。忽然雞叫一聲，月白羅衣人兒不見，香玉又來送回丹桂門首，說：「姐姐將息幾日，我且來了。」丹桂捨不得香玉姐，抱頭痛哭。原來驚醒母親，見丹桂夢中啼哭，忙來推醒。原來燈暗空牀聞蟋蟀，那裡有月明金屋列笙歌。道家謂之色魔，禪家謂之邪障，即此可以悟道達觀：

此事《楞嚴》常布露，梅花雪月交光處。一笑寂寥空萬古，風颯語，迴然銀漢橫天宇。

蝶夢南華方栩栩，班班誰跨豐乾虎。而今忘卻來時路，江山暮，天涯目送飛鴻去。

當時汴京亂後，金人兩次殺掠，這些宮女佳人、才子貴客不知殺了多少。枉死遊魂，化為青磷野火，處處成妖作魅。因丹桂淫心日熾，邪念紛亂，有香玉一事日夜心頭不放，況他是紅繡鞋轉世，一點舊孽難消，今日又犯了葡萄架的淫根，故此鬼魅狐妖乘虛而入，化作當年南宮吉的形象，攝其魂魄。不覺淫精四散，元氣太傷，白日胡言亂語，飲食不進，染成大病，一臥十日不起。

鮑寡婦慌了，走過大覺寺來見福清尼姑們，說：「桂姐見鬼，日夜滿口胡說，一似失魂的，來借些好茶去與他吃。」這尼姑們有說該用符水的，該取「硃砂定心丸」的，送了些好茶蜜果醬瓜鹽姜。過來看看桂姐，果然臉如黃紙，眉眼不開，口裡亂喘。叫著十數聲，只答的一兩聲兒。又有一件不好說的，陰中黃水溢流，時帶紫血，如那月水相似，把一牀褥都濕了，使草紙墊著，只是不淨。

正然亂著看他，只見一個公差，拿著個票兒，和侯瘸子到了門首，大叫：「鮑寡婦，你女婿告你賴婚哩，可同女兒去見官聽審去。」把個憨哥唬的躲在牀後，不敢出去。眾尼姑怕事，道：「等二日再過來看你罷。」說著，一齊散了。鮑寡婦只得出門來，和公人講話，先將侯指揮當初換了杯，說做親是實，「後來一根線也沒有見，一去十四五年，誰見個侯瘸子來？不怕你告！只是我女兒有病，現臥在牀，如何去審？」公人不信，鮑寡婦道：「上司一個官差，如何瞞得過？終不然俺娘女怕見官躲了不成！」遂請公人同侯瘸子進房去看。掀開簾子，果見桂姐牀上合眼呻吟，十分病重，實見不的官，倒將侯瘸子說了一頓道：「瘸子，你也不通情，這等一家親戚，因甚告狀？自有原媒作保，多少備些財禮，兩下講妥了，那有個悔親的？如今這個狀子，一日官司十日了不得。你令親又是個寡婦，一到衙門裡，大小都要使錢，原不該告這個狀。」鮑寡婦只得取出一兩首飾銀子，打發公人去了。侯瘸子見妻子有病，也默默無言，道：「但得你老人家不悔親，我情願進來給你養老。我雖殘疾了，還有兩件手藝，第一件上鞋，第二件是結馬尾帽子，俱是坐著掙錢，不用我這兩條腿的。你家下不招人使喚哩？等桂姐好了，我再央張姑娘來講。這狀子也容易消。」鮑寡婦無可奈何，只得答應著他道：「你且去著，慢慢的商議。」侯瘸子一跳一跳的去了。

不知將來丹桂親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